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B24n0134

闢邪集

（選錄）

鍾始聲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翻刻闢邪集序
  - 天學初闢
  - 原道闢邪說
    - 統正序
    - 目錄
    - ○揭邪見根源
    - ○揭邪見以空無謗佛
    - ○揭邪見不循本分以三魂惑世
    - ○揭邪見迷萬物不能為一體
    - ○誅邪顯據錄
    - ○尊正說
    - ○拆利偶言
    - ○昭奸
    - ○為翼邪者言
    - ○代疑序略記
    - ○誣經證略
    - ○非楊篇
    - ○緣問陳心
    - ○燃犀
    - ○拔邪略引
  - 跋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翻刻闢邪集序

盖西洋之學。長於機智。而短於心理。故至其說道理之變通。與心性之妙用。則支離夸誕。殆不可究詰焉。徒以衒音競新。為究理。偽妄亂真。繼立詭說。若夫玩物天地。魔鬼聖賢。毀祖先之祀。廢父母之喪。以磔刑像為神。以恣烹割為齋。凡天下之事。悉顛倒。誠理不可解者矣。然而彼以長於機智。右為天地之事。皆可以機巧測去。昧去為之眩惑焉。余謂彼夷輩。創造奇器。以駐服蠢民。假托耶教。而欺誣諸邦。欲以赤手併吞宇內。其姦計不啻封永長蛇矣。我大雄氏有言云。劫末之世。天魔競興。以邪為正。以偽為真。方今果知懸記之不誣也。頃者夷輩。闖都鄙。欲托言于通商。而私開妖教。余只懼通商一。妖教禁漸弛也。邊閫明鍾振之居士。天學初徵再徵。暨羅川純禪師。天學初闢。儒釋之論。至理快暢。聯璧合璋。可謂照妖膽之秦鏡矣。處附訓點。合刻之以公于世。夫妖教之禁。
昭代最嚴矣。雖然俗隨世福。事逐時變。吾徒則壹奉寬永之大令。以防微杜漸為務。語云。洧洧不塞。終成江河。可不畏焉哉。可不戒焉哉是為序
萬延紀元庚申桂月題於緣嶠南經古經堂中
把愛道人撰

天學初闢(凡九)

羅川釋如純著

天教云。天主者乃全能全智。造成天地萬物為之主宰者也。厥初生亞當阨襪。此為人類之祖。其靈性。其形體。本極備美備福。後一犯違聖命。恩澤悉隳。病患隨至。情欲錯出。天路隔焉。此祖宗之罪汙。又遞傳於人類。故人從受孕來。即皆體是汙染。而凡後來罪惡。無不繇此根芽。
闢曰。然則天主賦命。唯善無惡。何不使亞當阨襪。全其性善。絕其情欲。不為萬代子孫清淨之源乎。且當初生之人。情欲未及滋蔓。少展神功。俾渠克肖。豈不易易。况全能全智。則必洞徹萬世之流弊。即嗑去其方命者。并護後來人人善始善終。絕為惡之根倪。何不利益。而乃恣其惡念蔓延至今。以致汙染不了。是何自遺惡本耶。蓋斬莠必除其根。療疾必攻其本。而此人工猶窮委防微。何天主全能。而反養癰蓄蠹如此耶。若云天主彼時即欲滅之。但恐無傳人種。然天主有生人不已之機。何不再生一個好人以之傳耶。

若謂其惡未甚。不忍遽絕。則稽天之浸。發于涓涓。燎原之焰。起于星星。天主忍坐視乎。若謂己知其有生必有過犯。而聽其自善自惡。以定賞罰。是罔民也。其所主謂何。其稱全智全能謂何。則知所謂天主者。非能為天地人物之大主宰章章矣。吾人又胡彼之惑為。

天教云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。乃至以之為體。則此亦一體。彼亦一體。不可強而同明矣。

闢曰。葢體有性體之體。有形體之體。形則妄而異。性則真而同。不可不辨也。故論性體則智愚靈蠢。飛潛動植。小至塵芒。大至不可禦。無少不同也。如論形體則萬品流形而自異。然非萬物一體之旨之所取。胡可執相難性。而疑萬物之體之本性乎。今子若能了相無自性。并無自相。則相相一相也。性性一性也。而疑釋矣。余故知渠錯認本源。故輒云人物不同性。人與天主性尤迥別。是為天主一性。人一性。物一性。而一貫之道碎裂無餘。嗚呼以此論性而教斯民。實三教聖人之罪首矣。

天教云。上達以下學為基。天下以實有為貴。以虛無為賤。二氏之謂曰無曰空。於天主理大相剌謬。不可崇尚明矣。

闢曰。循名起執。罪惡之端。得意忘言。聖賢所與。葢不知妙無者不無。真空者不空。乃妙有真空真空妙有之義耳。况佛氏微旨。離四句絕百非。口欲言而詞喪。心欲緣而慮忘。老氏亦云吾不知其名。強名之曰道。遽可以空無盡之哉。葢。耳食之徒。承虛接響。謂無為絕無所有之斷無。謂空為毫無所存之頑空。不明其旨。妄加詆訾。如人未到寶山。疑皆瓦礫。封於自見。非謗則誣矣。彼豈受爾之誣哉。况無極而太極。不以無為貴乎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。不以空空為貴乎。太極即具眾理。空空原涵兩端。濂溪得嫡其傳。父道統心脉。業承眾聖。師表萬世。抑將非上達之基。敢不崇尚而賤之耶。噫大矣哉空無之不可輕議矣明也。而况不滯于是者。固可借此以非乎。

天教云。自古及今。萬國聖賢。咸殺生食葷。而不以為悔。亦不以此為違戒。又孟軻示世主。以數罟不可入汙池。斧斤以時入山林。非不用也。

闢曰。噫。是不知聖人有莫大慈悲。甚深妙義。轉旋五濁生機之微。君子之所為。眾人固所不識也。伏羲氏始設網罟以警異類。詳其意。總防民土處木棲之藪。而非以生厥我供恣其殺也。嗣是禹治洪水。益焚山澤。亦不過驅龍蛇虎豹於淵菹。使各安其所。殆非為殺生者作俑也。是以成湯解網。子產縱鱗。與夫釣而不綱。弋不射宿。君賜生必畜之。至於不折生草。不履生虫者。孔子仁之。然徵仁術於觳觫之牛。驗良心於惻隱之緒。故曰。見其生不忍見。其

死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其垂戒也孰嚴於是。前聖後聖雖設施不齊要之好生不忍之心。未始有不同者矣。苟天生禽獸。我殺我食。胡為聖賢襲此姑息之不忍耶。抑不知生而我給。反節罟之數入山以時耶。又胡為必齋戒於禘嘗。禁屠沽於旱潦。無故不殺牛羊。七十政開食肉其殺之之罪孰明於是。不幸而習行成性。莫覺其非。今子遽曰戒殺生者為不經。實天生而為我用。如食河魨者曰必不至死。噫于我何預哉。苟子親聞天主禽獸我生食爾也。禽獸死而靈亦滅也。恣爾殺不爾罪也則可否則率天下後世之人。逆聖賢不忍之心而為忍行者。必此之言。嗚呼子之罪上通於天。矣至以菜中紅液為血。種種謬妄鄙俚之談不足斥。

天教云。輪廻之說。乃閉他臥剌之語。佛竊為然。藉此以駭人者。自佛教入中國。始聞其說。誠不足信。

闢曰。性真嘗中。求於去來生死迷悟聖凡了不可得但清淨心中。不達外境。唯心倏然而動。名之曰妄。以妄為因。作種種事業。業有善惡輕重之殊。故感報亦苦樂升沉之別。葢果非業不足以召。業非惑無從而興惑業苦三。更相繇藉。如汲井輪。自成輪轉。若揭日月於中天。誠無得而疑者。苟果不繇業。則均為天主之所生。無論禽獸之卑。蜎蠕之眇即人類中富貴貧賤壽夭窮通不啻天淵倍蓰。而天主之至公安在哉。其輪廻之理如是豈待竊閉他臥剌之語耶。雖然果不自果。因業而果。業不自業。繇惑而業。惑不自惑緣妄而惑。妄不自妄。從真起妄。真不自真。對妄名真。故曰。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。是則心生則種種法生。心滅則種種法滅。所謂夢裡明明有六趣。覺後空空無大千。佛不云乎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。從迷積迷莫知底止。世尊說為可憐憫者。又豈藉輪廻之說而駭人哉。若曰佛教入中國始聞其說。是大不然。雖無其言。業有其事。如鯀化為熊。望帝為龍。羊哀為虎。彭生為豕。如意為犬。黃母為黿。宣武為鼈。鄧艾為牛。徐伯為魚。鈴卞為烏。書生為蛇。李微為虎等。此種種皆儒書記載。盡釋教未入中國以前昭昭有之。特未揭出輪廻兩言耳。葢有其言而無其事者或有之矣。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言。并不信其實有之事者亦惑矣。若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。則六經可焚棄。是非通論也。程子嘗曰。親見村民化為虎。自引虎入其家食其猪羊。聖人亦曰。精氣為物。游魂為變。甚有深意。葢生而曰心。死而曰魂。非二物也。聖人曰變吾佛曰輪。理則一也。此非又一證乎。何遽謂無輪廻耶。則知此身既不可以嘗保。倘背善而趣惡。固不免為異類。故玄宗直指云。人用禽獸心。死必為禽獸。生用人天心。死必為人天。此唯心之旨不易之理也。若謂無能記前世之事以證無輪廻者。不見羊祜識環。鮑靚記井。向靖女亡而再育。問父母以求力。文澹幻質以還生。說香囊而

驗父。龜齡賦橋碑之宿寫。子瞻指殿陛以曾堦。事匪無徵孰敢不信。且吾人壯而不記襁褓。耄矣頓忘壯年。一身所歷之事。尚然罔憶。而况隔生乎。至於終年染翰。累舉筆而忘字。薄暮移榻夜起而莫辨東西。豈遂謂不緜昔而突然自有于今耶。縱歿彼而即胎此尚有臨終倉卒之怖。母腹局促之昏。顛倒而下。莫知所措。改頭換面。習業懸殊。迨識人事來。竟不知相去幾歲月矣。欲責以憶前世之事不。亦甚乎。故曰。菩薩有隔陰之昏。羅漢有出胎之障。苟非智通宿命。惑淺業輕。未易記往事也。故憶者少而忘者多也。若云記者少不足以徵輪廻。余亦將曰以此少記者足徵子教非無輪廻。何則記之云者。存往事於心也。子教謂凡人之生時。天主即造靈魂[叟-又+丌]之。然則斯身也固父母遺體也。斯靈也亦天主之始造也。其所能記前事者何也。佛經固不足信也。書史亦不足信耶。學佛者固不足信也。夫學儒者豈亦不足信耶。欲盡信固不可也。寧無可信也耶。苟有一可信。則子將欺天乎欺人乎。適足以自欺也。且輪廻者往返之謂也。轉展不息固輪廻也。即從此遷彼亦輪廻之分也。必一定不移而後始可言無輪廻矣。子教謂生則存斯世也。死則隨其善惡而升降焉永永無盡也。然則自天降靈乎人。又自人或復登乎天。是廻也輪亦過半矣。况又曰人稍有惡未盡。必入煉獄。伺其罪淨而後升天。又曰耶穌自天而生于人。自人而墜地獄。又自獄而復生為人。又自人而登于天。其輪廻亦既多矣。縱曰。以不變禽獸為不輪廻者。吾教固未嘗單以人獸而論輪廻。且余亦未敢為子保也。心境交加疾如風火。從朝至暮。一息不停。俯仰之間。變態萬狀。前念未滅。後念繼生。道心人心禽心獸心。不知其幾週匝乎其間。其為輪廻不已甚乎。又何伺帶角披毛而後為異類哉。此心實輪廻之本也。循業受報。輪廻之理也。前所引者。輪廻之事也。游魂為變。輪廻之證也。記述往事。輪廻之徵也。昭著若此。雖欲不信不可得也夫。

天教云。性異同。緜魂異同。類異同。緜性異同焉。

闢曰。夫血氣之屬必有知。凡有知者必同體。葢目均視焉。耳均聽焉。身均覺焉。鼻均嗅焉。舌均味焉。心均思焉。順則樂而逆則悲。生則安而死則危。其不學而知曰良知。不學而能曰良能。豈惟人有哉。即至微如蚊蚋蚤虱。莫不知趣利避害。慾食行藏。其所以不能推論道理者。果業使之然也。非知之體有異乎人者也。若必以推理別其類。豈惟禽獸哉而人亦有之。且多有之。亦可謂非類耶。既不能推理。未可以據分類。是以形而類。非以性類也。况人之行猶有甚于禽獸者。又將何以類之哉。故人畜異類并異其性者非也。孔子曰。性相近習相遠。斯言得矣。

天教云。佛氏之國。陋而且鄙。世人誤讀佛書。信其為淨。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。良可笑也。

闢曰。此係謬妄無據。誠不足斥。但彼不情造過惑世誣民。大都類此。且此謬所易明。引教證虛以例餘者。按彌陀經云。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。有世界名曰極樂。即所謂淨土也。葢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。謂一佛之報土也。正言從此娑婆世界之西去。過一佛土二佛土乃至十萬億之佛土。其遠亦不可思議矣。故曰。生則決定生。去則實不去。乃唯心淨土之旨耳。今子指印土國以當經中所詮之極樂。其淨穢苦樂竟不啻霄壤矣。且西人遠於印土。尚可航海而來。如以彼為淨土。則吾人亦可往矣。又何必願早死以生乎。且曰。世人誤讀佛書。不知自誤也。曰。良可笑。適足以自笑也。不思之甚也。其無根謗佛皆若此悲夫。

天教云。中國緣帝王托夢。宰相貢諱。差去使臣。奉君相意旨。何所不可崇飾。取至番文。誰人識之。以意翻演。誰人證之。葢自蔡諳秦景用白馬駝回虛恢譎詐。而百端偽妄以潛伏不可究詰矣。

闢曰。此亦前章之類。妄誣尤甚。一無所據。既云不可究詰。則真信詐諱均之無考。虛恢譎詐等又何從而知之。苟以筆舌抑揚。固無所不至。舉世無知則倖。脫有識者。其吹毛求疵故人人罪灼。見子之心術則何益矣。夢而曰托。似乎有心。必未夢之先懸知西竺元自有佛。恐人未信。特假夢以求其符則可。然明帝實未嘗知西方有大聖之說。乃太史傅毅述古語以對明帝之卜 夢者。故曰。臣聞西方有大聖人。名之曰佛。不治而不亂。無為而成。陛下所夢。其必是乎。是乎也者。未決之詞也。葢毅亦未嘗親見。故秖曰聞。何遽曰帝王托夢宰相貢諱耶。下承上命。不能必其無崇飾。然亦有不可崇飾在焉。其釋迦之畫像似崇飾矣。然而舍利流光。旋環如葢。暎蔽日輪非蔡諳等可崇飾者矣。取來之經四十二章而已矣。用白馬以駝。似崇飾矣。然經中若文若旨。非佛不足以言。豈諳等能之乎。偕迦葉摩竺法蘭二尊者來。似崇飾矣。然其放光說法。飛行自在。而諳等能之乎。凡民易惑。四眾雲臻。似崇飾矣。然天雨寶花及奏眾樂。諳等能之乎。是時欽釋慢道似崇飾矣。然而築壇焚經以辨真偽而道教燼而釋教存。故唐太宗焚經臺詩有春風也解嫌狼藉。吹盡當年道教灰之句。豈諳等能之乎。縱能崇飾於一時。寧能使天下後世皆崇飾乎。邦畿內外創梵剎以居僧。似崇飾矣。於時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。司空楊城侯劉善峻等二百六十人。四岳道士呂 慧通等六百二十人。同時剃染。帝親與群臣給供浹旬。諳等能之乎。且安榮寵。忌寂寞。莫宮宦之若也。妻孥之愛。孤獨之悲。士庶咸若也。封己見。疾新端。莫羽流之若也。然其脫鶴氅而披袈

裟。捨名位而歸蘭若。豈惟諳等之不能。即極威以臨之。重勢以迫之。導之以親友。驅之以虎狼。苟無實感於心。遂肯捐棄恩愛。毀容易服。一旦皈誠未之有也。又按鑑斷明帝天資明敏。尊賢下士。幾成聖治。倘昧于恢詭譎詐。尚得稱明敏乎。當時師傅鯁正循良如張佚張衍桓榮宋均輩皆宿德純儒。犯顏敢諫。豈復貢諛而釀非理者乎。如云崇佛即諛也則自漢歷今。其間帝王卿相崇佛者不一而足。謂裴房楊李等為貢諛之臣且不可。敢以唐宋諸君。迨我有明太祖成祖至於神宗。皆為納諛之帝。又安可乎。曰。取至番文誰人識之。斯言不情之甚。胡能損至教哉。蓋國必設掌理四方之職。以司隣國之詞令。故譯場經館。列十位以該羅。預從事者有八備十條之約。其所以鄭重若此。正緣華梵相翻。恐譖文義者爾。十位維何。所謂主譯者。筆受者。度語者。證梵文者。證梵義者。證禪義者。潤文者。證譯義者。梵唄者。校勘者。非精通三藏。明練顯密。無以為譯主。非言通華梵。學綜有空。無以克筆授。度語者。變梵成華。傳度令生解也。證文然後梵本真。證義則其所詮正。定慧等持。方稱證禪之職。辭章藻雅。始宜潤色之充。證義酌既翻之旨。校勘讐已譯之文。自始至終。能事畢矣。然有恒位而無恒人。唯推能者當之。故聶承遠父子。房融等。嘗筆受焉。李嶠韋。盧藏用等。嘗潤色焉。至於監護簡校。則有周平高公侯壽房梁公楊慎交杜行顗等。監掌翻譯之事。詮定宗旨者也。觀其條理詳密。考證再三。無以加矣。敢云取至番文誰人識之。以意翻演誰人證之。不思之甚也。妄誣之甚也。

天教云。按朱子語錄。佛經皆中國文士自相撰集。如晉宋間自立講師。孰為釋迦。孰為阿難。孰為迦葉。各相問荅。筆之於書。闢曰。斯尤謬妄。誠不屑辨。第恐無知。傳為口實。今即以朱子之事。反證其非。考晦翁蚤從學於李延平先生。久之恨不能發明。及詢長者咸指之禪學。已而徧謁禪老。與呂 東萊。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。先是從劉屏山遊。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其篋。唯有大慧禪師語錄一帙。及登科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。熹向蒙大慧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。未有悟入。願受一言。警所不逮。謙荅書云。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。不要商量。勇猛直前。一刀兩段。晦庵覽之有省。噫勃哉。既知佛法皆出中國文人。何不自撰幾卷。而反看他人之語何也。况又問道於學佛之徒又何也。自學佛。教人勿學佛。自用佛語。又怪周程明露佛語又何也。陳忠肅公謂性理之學。東林總禪師授之濂溪。其言已徧于天下矣。故周程張謝游楊晦庵等著書立言。凡說道理處皆用佛經禪語之意。故反有指內典曰。這一篇與宋儒相合。這幾句亦與相合。嗚呼曾不知宋儒盡是禪宗流將出去者。詳晦庵意。不過自護門戶耳。豈三藏五乘之教。果出於文士

哉。固無庸置喙者矣。且晉宋以來之人物。賢而且明。歷歷可數。才德之望。經綸之美。如謝安石。量識高古。才思逸群。如王羲之。情性之正。去住之高。如劉遺民。風規瀟洒。文章精遒。如謝靈運曠懷雅韻。閒靜自樂。孰如陶靖節。詩書法程節義嚴峻。孰如顏魯公。衡陽龐薖。識見之高。禪髓之邃。相國裴休。文章之古。道學之至。孰能加焉。刺史李翺侍郎居易。卓識宏度。文明典雅。孰能加焉。二蘇子。黃山谷。天資明哲。深入禪窟。楊大年。李遵勗。不離塵俗。悟徹心源。孰能加焉。學士王公曰休。秉政李公商老。皆博學知識。高明正大。有人所未易及者。是諸名賢篤志事佛。或入匡山之蓮社或親宗匠之爐鎚。子云晉宋間文人。此其大概者矣。為我一一指陳。令無疑惑。三藏五千四十八卷。某經某人問荅。某人獨說某經。昭晰以示天下。破千古之重昏。亦使佛氏心伏。何不可乎。今既不能指出則子之妄言明矣。將引他人不根之談。欲沮佛祖真實至教。如吹螢火以涸蒼溟。徒喪子之心力惜哉。且曰文人作過多端。偏畏死後。故其佞佛獨在人先。噫心立不中。發言矯亂。於茲可驗。據子先言佛經文人所自說。則實無佛。何佞之有。輪廻亦自所說。何畏之有。況佞佛者未始有不忠乎其君。不孝乎其親。不成乎其仁者。大本既基。內省不疚。何畏佞偏先人耶。苟當仁不讓而先人。則所趨之道正矣。朝聞夕死而豫行。則所信之言至矣。就有道正而忘己。則經非我說明矣。誣人之罪。以罪加之。子之業深矣。

天學初闢(尾)

統正序

憶予曩謁霞城大座師許於華亭。知有天主教來矣。時邑之縉紳士庶。口自操刃攻之若寇。日訟于郡公縣公者。人不啻萬億計。狀不只千萬張。緣以暴銀金多攀接貴介。不肖利其有者。亦稍稍作寬活套子聽其自去。此予目擊其事也。今夏月謁瑪石王父母師轉任閩之建安。并仝詹月如年兄任甌寧。復聞有天主教之寓于建寧也。有年矣。建邑之士其高期聳拔者。莫不以鄒魯之邦自任。豈小醜能亂哉。且屬名儒梓里儀型不遠然其中不無仁智百姓受其狂惑。毋怪乎小道可觀也。以况雲間之訟之者。則未之有矣。蓋其俗天情惇厚不欲以非理繩人。誠先賢過化之區。而詩書源長。即此輩亦不能生事耳。雖然學必以正為宗。一切吊詭皆可坐在左道之誅。况以夷人亂華春秋首嚴。而儒不儒。釋不釋。道不道。獨標名曰天主教。則更為左道之尤乎。此閑先之力。予所以與雲間許老師諸人有同心自不甘沒沒也。偶因訪盟社李猶龍兄暨楚桃源上官法護先生。得拜費隱禪師大和尚性命正解。并諸公闢邪說。因知三教聖人尚存人間。此正其轉身說法時耳。凡切吾徒衛之不可不力。聊以一言辨之于首。非好辨也。以待後之學者大肆斧鉞。吾道幸孔。旹崇禎九年夏月書于符山方丈臨川劉文龍雲子甫著

原道闢邪說目錄

揭邪見根源
揭邪見以空無謗佛
揭邪見不循本分以三魂惑世
揭邪見迷萬物不能為一體
誅邪顯據錄
尊正說
拆利偶言
昭奸
為翼邪者言
代疑序略說
誣經證略
非楊篇
緣問陳心
燃犀
拔邪略引

原道闢邪說

寓黃檗釋費隱通容著

○揭邪見根源

按利瑪竇。邪見妄著天主寔義一書。列為八篇。而首篇論天地萬物布置安排皆繇天主所生。論至天主則曰。天主之稱謂物之原。如謂有所生則非天主也。物之有始有終者。鳥獸艸木是也。有始無終者。天地鬼神及。人之靈魂是也。天主則無始無終。而為萬物始焉。據此便是利瑪竇妄執無始無終。為天主之邪見根源矣。殊不知此無始無終。正是吾大道之元。亦是吾全真之旨。且此全真之旨。人人具足。大道之元。個個不無。在聖無增。處凡不減。抑亦在天而天。在人而人。至于物物。如是法法亦然。固無二。無二分。無別無斷。故悟此謂之聖人。迷之謂之凡夫。要且凡夫之與聖人。初無二致。如此則聖凡靡間。而物我匪虧。顯見大道之元。無彼無此全真之體。無始無終一道平等。而浩然大均矣。蓋瑪竇不悟此意。專用心意識。向天地萬物上。妄自推窮計度。以心意識。向天地萬物上。推窮計度。到虛玄深邈處。自家體貼不來。便妄執有個天主具無始無終之量。能育天地健生萬物。而萬物則有始。有始謂鳥獸艸木是也。有始無終則天地鬼神。及人之靈魂是也。惟天主無始無終。能制造幹旋。且指物比類。要人欽奉遵守。而矯為過高之論。卑劣今古聖賢。指人都無有主。而引誘多方黨于邪見。假詞擊難。辨駁繁端。不啻枝上生枝。而蔓上生蔓。興如此煩碎之辨。正眼觀之何益于事。所謂毫釐之差有千里之謬。信不誣焉

或云。人物鳥獸與天地鬼神。如何見得是無始無終之旨耶。曰前已總明。今又復問。姑分二說。一者因人契證。以顯人物天地及其鬼神俱是無始無終底意耳。就當人心念上。返照窮元。則過去心念無有。而未來心念無起。現在心念無住。三際既無。則心念全無始而亦全無終矣。若心念既無始。而又無終則身體脫然無繫。亦無前後三際。了無生死去來。直下披露無始無終。即色身五蘊完全解脫。而大道全真備在我矣。既人人返照窮元。契無始終。則艸木鳥獸天地鬼神。當前廓爾。邈無形迹。便是艸木等類。全無始終。而顯大同之旨也。且艸木自不云艸木。鳥獸自不云鳥獸。天地自不云天地。鬼神自不云鬼神。皆是當人識心。分別見有差殊。若無識心分別。則頭頭是道。物物全真。故楞嚴經佛對阿難云。汝今諦觀。法法何狀。正此之謂也。又馬祖云。凡所見色。皆是見心。亦不外此意。又玄沙禪師一日手斫柴。次見一老虎面前。傍僧云。和尚虎。

玄沙云是汝虎。玄沙歸院。傍僧問適來見虎云。是汝未審尊意如何。玄沙云。娑婆世界。有四種極重事。若人透得。不妨出得陰界。可見無識心分別則物物契同。縱猛虎當前亦無可懼矣。又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則天亦無識心分別。故能行四時生百物。而與四時百物。冥相溥洽更無缺悖者矣。又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。視之而弗見。聽之而弗聞。體物而不可遺矣。鬼神既非視聽可及。又能體物不遺。則鬼神亦無識心分別。而其德固為盛也。且孔子推鬼神之德如此之盛。而瑪竇謂有始無終豈其宜乎。然則鬼神天地鳥獸艸木。雖因人契證顯其無始無終。要且自性如是。而亦自離意言境。故經云諸法不自生。亦不從他生。不共不無因。是故說無生。無生之體渾然一致。默識心通而與契合。無容妄想執著擬議分別于其間矣。二者以明天地人物及其鬼神不因人證。本來是無始無終全無間隔之差且據寔約多廣。而論則虛空無盡。而所包世界亦無盡。以所居眾生亦無盡。乃至天地鬼神草木鳥獸悉皆無盡。不得而數量之。以虛空無有邊際。則凡所有物悉無邊際。法爾如是非是強為使之然也。又據實約久常而論。則虛空無終始。而世界亦無終始。眾生亦無終始。并及天地鬼神草木鳥獸悉無終始。覓其終始起伏了不可得。以顯虛空世界一切眾生。及天地鬼神草木鳥獸。同時同際無分前後。永久常存熾生不息。葢亦不期然而然。非使之然也。然我土傳說謂。盤古之時始有天地人物等類。而盤古之前無有天地人物一切等類者。此據理推之。係一切眾生情分召感。以成生息始終之道。正我佛說隨一切眾生差別之性。故有成住壞空之劫不同。至于纖悉之物。皆具此劫。(劫數因緣載藏經惡字函起世因本經內住世品備悉)又據理推之。世界有多多無盡。則此世界成而彼世界壞。彼世界住而此世界空。空而復成。成而復住。住而復壞。亦不期然而然。勢之必然。非此世界壞。而彼一切世界悉皆壞之也。如是則盤古之前。無有世界人物。據我娑婆世界之說。非極空際所有世界悉無之也。理亦明矣。譬如一州城市。自有方隅。據方隅中。俱有屋宅。毋論一隅。屋遭回祿。一回祿後則屋又仍依襲始造。據始造中。又有最初第一始造之者。就最初第一始造之者。比一物之始生而後依襲多生。一物如是眾物亦然。此便是喻利瑪竇妄執天地人物及草木鳥獸。有最初始生之謂也。然各方隅中所有屋宇。有遭回祿及不遭者。喻之劫數有住有壞。此約別分以明天地萬物有始有終也。一州縣中城市屋宇望之儼然。無有燬者及不燬者。喻之極空所有世界終古象立無有壞者及不壞者。此約同分以明天地萬物無始無終也。以同分言而該多廣眾博故。以別分言。而就約略窄狹故。總以同分明之。虛空無盡。眾生無盡。世界無盡。乃至天地萬物悉皆無盡。既皆無盡。則無始無終。既無始終則天地萬物皆無始終。而

眾生世界亦無始終。乃至極虛空際。凡所有物悉無始終。如是則縱目所觀。縱手所指。物物頭頭。事事法法。本來無始而本來無終。自具大道之元全真之旨。又會而歸之。總備當人自心。顯為一體焉。今略比明。蓋當人有心思及一物。則一物可知可見。并及可聞。一物不思則不可見。亦不可聞。并不可知。類而推之。一物如是眾物亦然。乃至一世界如是。多世界亦然。既爾則一人有心一世界現。多人有心多世界現。無多人心無多世現。一人無心無一世現。如是則世界之廣多。事物之彌盛。總在一心。包羅該博無一法而不具攝者。故孟子曰。萬物皆備於我。子思曰。致中和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程子曰。放之則彌六合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經亦曰。心生則種種法生。心滅則種種法滅。又云心也者總持之大本。萬物之洪源。不可以知知。不可以識識。知莫能知。識莫能識。默契其旨。存乎其人也。又於此當立三支比量。以防外道毀法之謬。蓋西域菩薩與外道論義。要顯三支。齊備則義勝許立。若宗因喻三支不齊。或宗與因相違。而因與宗相違。而喻與宗因相違等。皆不能立。自墮赤幡之下。甘倒著衣而出。或自斬首立誓。以見法有輸勝故也。今初立量以先明天地萬物皆是無始無終為原道全真。故此當先立量云大道全真為有法。天地萬物具該為宗。一於無始無終為因。同喻如虛空。以虛空亦綿亘不斷。無有邊際而具該萬象。故。異喻如龜毛兔角。以龜毛兔角本無所有。異于無始無終。不能與萬象具該也。次當立量以萬法會歸唯心。則立量云。唯心為有法。萬物具備為宗。亦以無始無終為因。同異二喻一如前例。茲不煩贅。且瑪竇妄執。有天主獨具無始無終。而生萬物為有始有終。理甚乖舛。誠不足信。試以辨明。蓋萬物既有最初始生之時。則最初始生之前。無有萬物。既無有萬物。則必彼時天主能生之功。亦必有滅有終。以因天主能生之功。有滅有終。故顯萬物最初始生之前無功。既彼時無有能生之功。又無所生之物。則顯無有天主唯一混沌空晦而已。照如前論。眾生召感混沌空劫是也。而瑪竇不悟。錯認妄計為天主以具無始無終。寧不邪謬之甚乎。且伊既謂天主具無始無終。則應知能體用悉無始終。方顯為全智全能有健生不息之道。若有間隔空缺於其中。則非是健生不息之道。亦非全智全能之理。而亦愈顯非具無始無終之體量也。譬如虛空詠羅萬象。無時間離。而亦無可逃遁。直與萬象無始無終。方稱全功。豈有天主具無始無終為全智全能。而獨生物有間有缺有滅有終乎。然則據伊妄計天主。錯認雖多。不用盡究。就此最初生物一端。反覆辨論理窮於是。顯見無有天主。明而且著。誰有智者受伊外道之所惑哉。又縱伊謂天主則無始無終。而生物謂有始有終。今以三支比量照破。宗因相違。試外道法固不能立。理無可信也。於此當立量云。天主為

有法。能生有始有終鳥獸艸木為宗。自以無始無終非所繇生為因。同喻如龜毛生物。以龜毛非所繇生。本無所有則無生物之理。既無生物之理。則因與宗相違。而亦宗與因相違。既宗因相違。則伊所立天主之義不極成矣。唯是自法相違。矯亂不一者。異喻如人生人以人同人類。故異於無始無終。非所繇生之天主生出有始有終之鳥獸艸木也。智者於此推而鑒之。則知伊之妄計天主固為無根之談也。然瑪竇全不省天地萬物備于自己。而自己與天地萬物。具足無始無終本來者一著子。向天地萬物之外。妄執有一天主獨具無始無終。誠為邪見外道也。蓋不信大道本來具足。向外別立有法。名為外道。不見大道本來自具。妄見別有一法。為之企慕。名為邪見。故命名曰揭邪見根源。然則其書總明是邪見。而稱天主寔義者。正是妄執有天主。為邪見之寔義。則其書當叱為邪見書云。

○揭邪見以空無謗佛

邪書第二篇。假以中士謂。吾中國有三教。各立門戶。老子謂。物生於無。以無為道。佛氏謂。色繇空出。以空為務。此亦見瑪竇外道不識我佛單闡無始無終全真大道為究竟。妄以空無生物謗我佛矣。殊不知我佛以無始無終全真大道。演為一乘實相了義之法。為之開示令人悟入。且一乘者何。乃寔相常住之法也。此寔相常住之法在於何處。就現前天地萬物。縱目所觀。縱手所指。頭頭就位。物物天真。從本以來是寔相常住之法。物既如是人亦復然。故法華經云。是法住法位。世間相常住。以事事法法住於本位。則天住天位。地住地位。日住日位。月住月位。人住人位。物住物位。既各相住於本位。則本位既是無始無終。實相常住之體。既是實相常住之體。則顯天相常住而地相亦常住。日相常住而月相亦常住。人相常住而物物亦常住。既都是常住。則天地萬物古今物理。皆一乘實相常住之法也。且此一乘實相常住之法。從本以來非空非有。非因非緣。非自然性。四句既離。百非並遣。口欲言而詞喪。心欲緣而慮忘。直得出乎心思言議之表。默契於斯者。可謂悟入實相常住之法矣。夫如是則目前色色物物。豈從空出耶。若從空出。則終歸于空。豈得謂之實相常住乎。既非空出則是汝妄言謗佛。謂色從空出。義固墮也。以空為務義亦墮也。空能生物義亦墮也。汝義既墮。則汝此篇說話辨論窮詰皆妄言也汝謂二氏之徒。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兄弟矣。譬吾弟病狂顛倒怪誕。吾為兄之道恤乎恨乎。在以理諭之而已。觀汝不達全真道元。妄執有天主。則汝是邪見外道。豈我佛為汝兄弟乎。汝既邪見外道。正病狂顛倒怪誕。至無窮劫。未有返日。我今且不恤汝。亦不恨汝。但以全真元道之至理。喻汝

耳汝之夷輩其亦知返乎。汝又謂堅繩可繫牛角。理語能服人心。觀汝不達全真道元。妄執邪見。則如野牛妄奔妄觸。無有休日。我但以元道正理為堅繩。亦可繫汝邪見之牛角。且不許汝服不服矣。汝又以虛無為賤。以天主為貴。是汝既不達實相常住之理。妄謂佛教是虛是無。如謂之虛汝自妄虛也。謂之無汝自妄無也。謂之賤汝自妄賤也。又何能冷瀆于我佛乎。汝又謂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。既謂之空無則不能為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為者。我教既非空無是汝妄計為空為無。誠如所言。不能為物作者模者質者為者。此是迷空情現。益見汝自敗露矣然汝既不達大道之體。人人本具物物全真妄以空無作此反覆辨論。欲取勝于佛。吾知汝不能取勝。特自取敗。抑亦自無自空自虛。汝若是誠是有是真是寔。决不自甘作此無主孤魂。計心外有一天主。百年之後往彼依附。使一切人都作無主孤魂。悉如汝者真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也。或云。色緜空出以空為務。瑪竇亦有所憑。未必臆說。曰縱有所憑。亦不過我家小乘偏計色空之謂。非是我佛一乘實相之談。然瑪竇未曾備覽佛經。唯迹朱子大學之序謂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寔。且朱子亦不曾備究佛經大乘寔相之旨。不過涉獵見聞影響附會于其間。便以為然矣。然朱子一言之錯。而瑪竇據以為憑。醜婦效顰轉見其陋。邪蔓引蔓不可勝長。仈我金湯固當剪除云。

○揭邪見不循本分以三魂惑世

邪書第三篇內。假以中士謂。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。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眾。不止足也。愚矣。此亦見瑪竇自昧全不知悟。葢伊既妄計心外有天主。可慕可修可刱業於彼。便是不循自己本分。而向外馳求。終竟無有了日。反說他人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。見倒惑生理固然也。始不知人人所固有者曰本心。曰本性。曰大道。并形所緜來者。今古聖賢莫不於此盡心性焉。故以斯道以覺斯民。百姓安而君王治。故君王富有四海。不以為多。兆民之眾不以為盛。不謂不止足。抑亦不愚。葢分所固有也。匹夫之窮。一簞食。一瓢飲。雖居陋巷。不改其樂。終不外慕。葢亦自安其分也。使人人各安其分。則上下和睦。而四海晏然。天下於是太平矣。如是則君安君位。臣安臣分。而百姓庶民悉皆安分。既皆安分。則道流德化於其間。固不外乎當人自心與自性也。然則瑪竇迷于本心。失于本性。理必悖常逆倫。致君為愚。使臣不忠。而上下不和。仈天下之事悉皆倒置。必自利瑪竇輩。向外多事不循本分之故也。伊又謂。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。况于他道。而或從釋氏。或緜老氏。或師孔子。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。夫明其心盡其性不假于外。則人

道備。而釋氏同。老氏契。而孔氏貫。且此三者。一猶三。三猶一。如寶鼎之三足。摩醯之三目。不期然而自然。能復天下之心無有遺逸。何斷折之有。瑪竇誠異于此。昧却本心。妄求于外。則人道固未曉。抑尤迷于釋氏。而老氏孔子全未夢見。故謂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。不亦宜乎。於此亦顯見瑪竇將儒教與釋道並棄不在伊目。豈孔子為萬世師。一旦被此邪見所蔑。而明鑑君子當與排擊歸于正理見急務也。又以三魂作多方辨論。惑世誣民其害不一。試以聖言量破之孟子曰。形色天性也。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夫踐形者就其本體當前之理。全直默踐合乎天性為一體。直是心身一如。身外無餘。色心不二。神形靡間。而身前弗慮。死後不計。聖人於是了生死。通神明。亘古今而不磨。誠為大道之根本也。而瑪竇不達。聖人之道。妄以遊揚魂慮為寔法繫人。望于大道已甚不可。何況更于一人計有三魂。曰靈魂。曰覺魂。曰生魂。謂生魂之與覺魂。百年都滅。而獨靈魂百年不滅。夫有滅有不滅。則不能踐形為一體。亦非合乎天性之道。唯是欣厭取捨生滅邊事。而當人本命元辰大全之旨全無寔踐。可知伊是無主孤魂。隨處棲治不馳天堂。便入地獄一憑天主賞罰。自無立地之處矣。又裂禽獸不具。靈魂應供口腹。致人恣殺。全無不忍之德。將吾聖賢盡人盡物之性。一時迷沒。且人分上計有三魂已是迷妄何況更裂禽獸。不具靈魂。致人恣殺。寧非迷中又生迷。妄中復增妄乎。據此誠為穿鑿邪見。業識紛飛害己害人。其謬固不可勝言也。豈知我聖人能踐乎形天性一體而心身一如。身外無餘。色心不二。形神靡間。故生前過去弗計。而死後未來不慮。覿體了然無容毫髮於其間。所以神明燭古今直與天地伍焉。此又理學君子。固宜燭破其外道之邪見。惑世誤民之太甚也。

○揭邪見迷萬物不能為一體

邪書第四篇。以萬物不能為一體。又以自執天主不與萬物為一體。亦以萬物不可與天主為一體。識情計度勢固然也。葢伊舍乎心離乎性。向天地萬物之外。執有天主。誠虛妄法。如龜毛兔角無可與萬物諧。而萬物又豈可與虛妄該乎。無怪。伊謂物物各一類。彼此各一軀。尊自尊。而卑自卑。大小相背。巨細相凌。不能一歸於大本。親薦其覿體也。夫大本也者。而天地萬物本於無始。而亦本於無終也。若萬物究竟有終盡之時。則試問伊邪輩。即此天地萬物從今日去。至於未來。何時何日何月何年何世何劫。是終盡之驗乎。若萬物亦有始生之時。則亦試問伊邪輩。即此天地萬物從今日。始推至過去盤古之前。離汝妄執天主能生之外而此萬物亦是何時何日

何月何年何世何劫。是始生之兆乎。吾知離汝妄執。天主能生之外推之。萬物固無始也。而亦無終也。既無始而亦無終。則即此無始無終。是天地萬物之大本也。悉其名則曰本心。曰本性。曰至理。曰大義。曰一氣。名目雖多而旨固無外。此無始無終之大本。融其大本。則曰亘古今。通物我。包萬有。齊群象。無所不該。而無所不貫。故此大本與萬有群象古今物我。為一體。葢名相雖殊。而所稟之道體一也。然則物物頭頭道體不昧。則名無其名。而相無其相。名相不立而全體覿露。超乎識心妄想。出于思議之表矣。苟涉思議形於妄想。則名相殊而町畦現。大小別而尊卑異。欲合為一體。不止如人欲到東京而行向西。日劫相背終無到日矣。此正合利瑪竇用識心妄想。分別萬物不能為一體之實驗也。然既迷一體之旨。亦背一心之道。故舍乎心。離乎性。向天地萬物之外。妄執有一天主。將我三教聖人心性之道。竊合其量謂。天主無始也。無終也。具有無量之能。包乎天地萬物。而不與天地萬物為一體。故賤天賤地。賤人賤物。賤古今聖賢。反謗我佛說心量之法。為誑經。為傲慢。將聖賢闡天地同根萬物一體。矯揉悉盡。幾為伊識神所迷矣。嗚呼舍乎心性終古經常之法。妄執天主為過高。竊於聖而反毀乎聖。噴此腥唾如口含糞橛。自臭一時。比我聖賢終古常道。豈可同年而語乎。或云。天地萬物本於無始無終。為今古常法。有義乎。曰凡天地萬物。在乎當人善契不善契。止於幾微之間。若認以為有。是妄執常見。若認以為無。是妄執斷見。默契於其間。則出乎妄執有無斷常之見。而合於無始無終一寔真常亘古亘今之道也。若利瑪竇。則以天地萬物。為有始有終。不契真常之體。計為斷見。且吾聖賢闡心性之外更無餘法。縱執有之。皆是虛妄不實。而瑪竇偏計心性與天地萬物之外。執有天主別具無始無終有無量能。誠以虛妄不常之法。計以為常如是。則常計無常而無常計常。轉偏計度。疊成六十二種邪見。如我聖典所明。而瑪竇悉皆備足。望我一寔真常之道。何日。而得染指乎。

○誅邪顯據錄

西甌李王庭

六合之內有存而不議。議而不論者。恐其亂人觀聽也。若夫不得不論。不得不議者。凡列衛聖皆不可少一口誅之力。如今日之天主教是已。第辨之而不得其顯有可據者。則其心不服。辨之而不得其事之真。屬矯誣者。則其心尤不服。是以余于心性天堂地獄等說外。獨舉其彰明較著者言之。以附于相國沉公臺卿晏公同徒楊公。三疏

之後令賢智之士。固賞此語有同心。而識苟非污下。亦得以隨事察奸也。試即彼所張掛中堂墨[刻-人+く]。言之云穌天主哀憫眾生。乃于四川。裂山石。獻經文篆字。始知天主降生之本。噫何舛也。四川列在中華。固非無人不到之所。且石崩獻文。亦非西夷獨有之經。試問四川之人果于何年月何日時何州縣何村落有石崩之迹。有篆字之文。四川之人茫然不知也。川人不知。而西夷之人獨知之乎。此不過借河圖地不受寶之說。以神鬼其教。而謬謂藏之石室耳。焉知石文可暗刊。而此石迄今川中竟付烏有。將何說以愚人。更可異者水法一節。必于邊外石田用之。夫石田可用。則中都旱田亦可用也。並中都山田亦無不可用也。乃必試于邊。豈水生于石乎。此又不過以難能之事荒惑今人。料今士大夫所日悸者漕運之艱。故倡為此說以傾動世耳。曾思真真經濟。無地不效。其實用豈待托之遐荒以文其拙耶。至如記函一件。其鄙夷不屑我輩。更莫此為大。夫天生聰明。將自我作古。即一目十行。一覽無遺。何代無之。乃托名倒記背誦。既使下愚之夫希其攄。即中材之士認為真。孰知此萬萬無有之理。實實以聾聵待人。勿論不得。縱使一旦得之。而章句誦說之學。何益于心解力行。矧其不然也。如前三事夫非彰明較著不辨自知者哉。第異端竊我以實而不售。幸奸謀之自破。而竊我以名而可虞。尤天朝之隱憂。余更不能不有後言矣何也。我太祖高皇帝定鼎胡元。從古得天下之正。未有匹之者也。故建號大明。名稱實也。何物么麼輒命名大西。抑思域中有兩大否。此以下犯上。罪坐不赦。旋于大字下。以西字續之。隱寄西為金方兵戈之象。則其思逞不軌潛謀之素矣。抱忠君愛國之心者。可不寒心哉。頃見中國名流輩出力斥其妄。稍自知非易以泰西。說者謂其與佛老為難也。有功于吾儒。殊不知三教並行。鼎峙兩間原不甚左。獨此輩今日。詭事天知天之解。而入者將來併莫為而為者。以天為主。究且何有于儒哉。抑余昔年與艾子。會晤黃華山房及新創天主堂。識面有日。拜酬相頻。何忍于彼不恕也。但道脈關心。似是而非。害人不淺。一閱所送之書。及開口。便稱天主。自漢哀帝降生不幾。盤古以後無天乎。此其淺近不根。應難騙人易知也。獨是無稽之輩。心覬其金。無識之士智昏于利。圖餔餟計。且樂大齋小齋。以水族魚鱗為無妨。而恣其口腹也。其于孔聖不茹葷之齋。不顯悖耶。然獨曰飲食細事也。何一邂逅之後。久與周旋。周旋不已。浸假詞色。詞色不已。遂成意氣。意氣不已。漸引徒眾。恐日後愈不可測矣。噫始恃飲食燕笑之微。終成[目*(尸@工)]狎奸邪之失。借小人以口實敗大道之門墻。曾堂堂大明堪令小醜亂華乎。願我輩思古之至人高致妙用。如殷箕子陳範而居朝鮮。吳泰伯端委而行周禮于荊蠻。所謂用夏變夷實在吾徒。甚勿為異端所惑。

○尊正說

古蒲釋行璣

原夫至正之理。天人之命脈寓焉。故謂之大同。亦謂之大公。大公也者神聖不得私其有。天地不能秘其權。大同也者人稟之。而為聖為凡為貴為賤。物稟之或有知覺。或無知覺。萬彙千種各安其位。一道坦然不壞其相。此古今不易之定旨也。惟大聖人出興于時。推明公同之正理。指歸天人之命脈。是則以先知覺後知。以先覺覺後覺者矣。故我釋迦本師。離兜率。降皇宮。捨王位。入雪山。靜思六年。於臘八子夜。覩明星。忽然大悟。乃歎曰。奇哉。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。良繇妄想執著。不能證得。至法華會上曰。諸佛世尊為一大事因緣故。出現于世。欲令眾生開佛之知見故。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。欲令眾生悟入佛之知見故。繼而達磨西來稟教外單傳之旨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嗣後禪宗競挺。覿面提持奮大機用。雖方便多端。特揭元本之正見。倘能廻光返照。立證元初正體。則卓然無依。至真獨露。此無他。蓋從本以來各各具足成佛故也。孔子曰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。子思子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曰自誠明謂之性。孟子曰。萬物皆備於我。蓋聖賢繼天立極。闡當人性命之緒。蓋明具體之圓。而發其本然之妙也。而老氏亦曰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。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。字之曰道。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曰昔之得一者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神得一以靈。人得一以盈。萬物得一以生。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蓋天地人物總原于一。而不假外成者。渾然固有之理也。於是乎三教鼎立。今古並行。而不相悖。自天子以至於諸人。踐其道造其極者。史典昭然不可枚舉。固無論中夏夷狄之精鄙。富貴貧賤之崇卑。唯正是宗。存乎其人而已。所以在朝在野人人得而尊之。人人得而主之。人人得而正之。人人得而弘之。至於邪說異端。如水火之不同器。曲直之不相侔。毋容毫髮混乎其間者明且著矣。何物西洋利瑪竇之夥者。肆布邪書。簧鼓當世。蔑至正本具之理。析裂心性。多般臆說。謂太極不能生物。天地萬物不能同根一體。噫誠不足與語大道之原矣。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。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及人人法法各具太極之理。瑪竇既不悟法法唯心。心心本具。而務外計度。故別執有天主可尊可附。能生能造。以至趨妄逐物。起種種差殊之見。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。欲望三教之宮墻。何啻數仞之崇高也。而敢恣意。輕擬太極與夫同根一體之非是。則知瑪竇以己局見。比量義文之太極。以識心分別天地萬

物。而方古人無同根一體之理。何狂誕之若是乎。莊子曰。井蛙不可以語於海。夏蟲不可以語於氷。瑪竇之謂與。奈之何。聖世紳衿不察其言之可否。而甘醉心于怪妄。群然煽其和風。熾其邪說。自釀肺肝之大患。漸引膚毒以互攻。獨不思道統命脈垂茲于萬世。皎如月星。一旦戕賊投之夷手。是可忍乎。孰不可忍乎。余山林拙朽。匪敢僭越。第公同之道。天人命脈。朝野均關。所以云人人得而尊之。人人得而主之。緣剖三教之根源。證當人之具體。俾正眼者一燭洞然知無稽之言。弗足採信。則未陷者。毋至覆轍之虞。已陷者庶幾寒心痛悔。咸發公同之憤。誅公同之讐。還公同之元。尊公同之正。則不惟理學幸甚。而先聖幸甚。不惟先聖幸甚。而生靈亦幸甚。是故著尊正說云。

○折利偶言

有客問曰。利瑪竇既排佛氏謂。竊伊西國善民輪廻之說。以天堂地獄嚇人。奈何渠教中亦有天堂地獄之說。得非自己倒置乎。余曰即吾教謂。天堂地獄亦異乎瑪竇之所說也。據瑪竇云。有人罪惡如山。但一歸天主。罪即消滅。天主卑之天堂之樂。其或不知信向者。雖聖賢猶入鍊清之獄。若天主如是主權。可謂公乎。可謂天主乎。吾知瑪竇止竊吾教之天堂地獄。以誑惑愚民。又恐難逃至鑒。遂反誣佛氏嚇人。此所以見瑪竇之狡也。然狡雖深。其如我正大之教。萬世不磨何哉。試為子陳之。我世尊說法五時。因機設教隨機隨解。初無定義。雖言天堂地獄。寔一時方便。以人有造善惡之業。故說業有輕重。感報不同。善者隨善業。感天堂之報。福盡還墮。惡者隨惡業墮地獄。餓鬼畜生之報。乃至從迷入迷。輪轉不息。葢天堂等報。因人造業而有。非有定所也。若智者悟明。業果本無自性。則當下解脫。寃罪福之原。了不可得。安有善惡業之可隨耶。古佛偈云。身從無相中受生。猶如幻出諸形象。幻人心識本來無。罪福皆空無所住。華嚴經云。應觀法界性。一切唯心造。古云。了即業障本來空。未了應須還夙債。如是則吾教本以明心見性。導人為懷。豈有天堂地獄之寔法繫綴於人乎。又豈若瑪竇梗執有天堂地獄。天主界之上下乎。足見瑪竇不能明吾教之根源。而徒滯迹狂吠。何異韓獹舍人而逐塊哉。客曰承教深領唯心之旨。可知一切業果皆是當人分上召感。無心外之天堂地獄明矣。又彼謂孔子曰。西方有大聖人。乃兆耶穌。而佛氏竊之。并願聞說以悉諸疑。余曰噫事固有理存焉。可妄爭乎。佛之道。如日月麗天古今獨輝。佛之德如天地覆育。塵剎無遺。余為佛氏之徒。匪曰加辭自讚。道本如是故也。自漢明帝時吾教始入中華所尊崇敬奉降心歸信者。皆

有道君相也。葢尊佛之神明。尊佛之道大也。道大而又合儒。故其化通乎天下。天下宗佛大道。無智愚貴賤男女。知有無生之常理。廓明本具之真心。相承于茲無方不被佛之博施濟眾。至矣極矣。是以後世正人推而崇之。曰西方大聖人。實符孔聖之贊襄。良有以也。瑪竇輩迷本逐末。舍自己莫尊莫太之貴。而向外妄立一天主司攝。是心外有法。乃邪見外道耳。豈有萬世師聖。而預稱邪見之外道乎。且列禦寇載。孔子曰。西方有大聖人焉。不治而不亂。不言而自信。不行。而自化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如是則全一淳龐世界。上下渾然可謂太平無象矣。以無象之真風。雖有刑名。將安用哉。瑪竇自言。耶蘇為救兆民。甘心臨刑於十字架。以贖其罪。然耶穌既為天主化生。符孔聖之微。處其國必君聖臣賢民良時泰而有億兆之刑民。謂之不治而不亂可乎。又耶穌無取信于人。不能釋民之罪。而致以身贖之。謂之不言而自信可乎。又耶蘇以度人自勝。稱為教化皇。則必澤及遐邇。至為民贖罪。彼國殊無敬畏之心。直以十字架之刑刑之。既刑矣。謂之不行而自化可乎。孔子曰。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。夫由賢者也。特有異教之志。其行剛其言直。平日信足以取人。孔子歎其片言而獄可折。矧耶穌有主宰天地人物之權。并全仁全智之德。而不能主宰一形軀。則全能之術又安在哉。豈有天主而不迨我土一賢者耶。瑪竇妄竊聖言以嘉耶穌。余恐罪鬼反不能安於地下定矣。客謝曰。誠哉是言也。以子之言質諸吾儒。當自了然燭邪正。如指掌間矣。

○昭奸

福唐釋寂基

按利瑪竇立天主兩字。雖是望空扭揑。然其機關狡猾。將儒佛兩家互竊互排。抵死穿鑿。隨時變幻。無怪吾人被其惑也。葢揣知吾人莫不敬天畏天順天。故譸張其說。以誑嚇天下。料天下莫敢膺懲。此其狡猾者一也。又克作奇珍趨世貢獻以求容。我土致夏夷之防。上不嚴於　朝廷。下不禁於關津。此其狡猾者二也。又漁獵儒言。以三皇之時用化。五帝之時用教。遂誕。其妖妄之術為教化皇。葢以教化神於儒。皇優於帝。舉三皇五帝之功德。盡剽竊之以標名。致令淺識之夫樂其誕也。凡六經言天言上帝處。頻引為證。於易中太極生兩儀。共範圍彌綸。及中庸參配之微言皆斥為不當。若是者何也。彼將以天主抹煞儒佛。倘不遮範圍參配等微言。則難抗儒宗。而天主之創立難圖矣。此其狡猾者三也。彼輩開口便斥佛為魔鬼。所翑天主之義反全然竊佛。葢佛典謂無始無終不增不減。充滿

法界而不可測量者。皆發明古人理性之寔旨。彼盡竊之以獨歸天主。又以佛從兜率天降生。于西域遂詭言天主。亦從天降生于西洋。又以漢明帝夢佛遣使求佛。即詭言天主生于漢哀帝時。葢以哀帝在明帝之前。遂硬竊明帝所夢之佛。為天主。此其狡猾者四也。彼嘗排佛以福利誘人。又竊佛天堂地獄之說云。奉天主者死後昇天堂。不奉天主者死後入地獄。甚有紿愚民。曰為天主死難者。生最上天。斯不特以福利許人。且以天堂誘人致命。此其狡猾直令人不忍言矣。故昔萬曆年間。夷人王豐肅等簧鼓南都。被當事者參奏擒拿。即有愚民執小黃旗自云願為天主死者。則其煽惑深入勢寔艱危。固為忠君愛國者所隱憂。而語言矯誣日益浸淫。最為衛道輔世者所遠慮也。詎意縉紳君子懵懵然。而與之相附會哉。說者謂祀天為正學。謂天有主亦似有理。况吾人天命天道天德之語又甚可據。何獨於彼而疑之。不知夷得售其奸者正依附此語也。吾人所以被其惑者。寔未究此義也。何者以形體而言。謂之天。以主宰而言。謂之帝。曰天。曰帝。名殊而體一也。若夫天命天道等微言。總不出乎自性誠明之外。故云天命之謂性。誠者天之道。何曾謂性外有天。天外有主。以制造萬物。并造魂靈之怪誕哉。頻以六經所稱上帝。為天主明證。而制造萬物之誕。何六經無一言可影響乎。夫上帝儒言也。太極儒宗也。若排斥其宗則不宜附會其言。既附會其言則不宜排斥其宗。奈何排太極云。若太極者只解之。以所謂理則不能為萬物之原。又云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。曷立他物。按此何等橫恣。將開闢以來之學脈最關係者。敢變亂之。夷罪不容誅矣。夫太極焉可解。原不容解也。即先儒解之所謂理者。以太極無思無為無方無體。而具有生天地萬物之理也。惟具有生天地萬物之理。先儒解之所謂理不亦宜乎。而利氏妄排云。解之所謂理則不得為萬物之原。又云理亦依賴之類。以太極只解所謂理。固不知太極以理為依賴。且不識理矣。何則萬法唯心。心外無法。心也者無形相。有靈覺。唯有靈覺。而天下物理具矣。所謂虛靈不昧具眾理。而應萬事者也。今利氏妄以人為自立理為依賴。豈知萬法唯心心外無法之微旨哉。即儒佛兩家並說體用。葢以心具眾理為體。而應萬事為用。然說雖分體用寔則體用一源。究竟即一源亦不可得。惟一靈任運而已。今利氏妄分兩端。豈識理哉。又曰。所謂理者只有二端。或在人心。或在事物。事物之理合乎人心。則事物方謂真寔。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。則謂之格物。據此兩端。則理固依賴矣。奚得為物原云此又錯認情識為格物也。夫格物原在明德。德既明而物自格。利氏。此言乃目前情識耳。以目前情識執難先天發育之理。豈不可嗤。夫先天發育之理。統于乾元自強不息。乾元之自強不息即吾心之本覺常明吾心之本覺常明。於先天後天。無二無分。無別無

斷也。如是則合之物物為一體。散之各具一太極。此乃窮深極微之見。光明正大之道。豈容邪說所泯沒哉。嗟乎利氏業識茫茫無本可據。橫計天地之大。萬物之多。最初必有生成之者。遂創立一天主焉。專欲立天主。遂硬排太極。葢恐士君子以太極為宗。則與天主不兩立。而邪說自遁矣。故橫意排斥。揑妄衒怪。計將搖惑吾聖明之世也。或曰。吾子學佛者也。何不直闡佛。尚言儒乎。曰儒宗太極。佛說無生。無生太極名殊體同。惟其體同。故相安而不相悖。今邪說無宗。斷滅理性與儒佛並相反。吾所以言儒者。正明儒與佛同。葢欲士君子繇知儒以知佛。會儒佛一貫。令邪說不得作也。所最可駭者。彼輩以一時突出之妖邪。敢亂吾國開闢以來之學脈。吾輩衍開闢以來之學脈者。反不能懲一時突出之妖邪。則為三教後昆者能不慚惶乎。或曰。彼秖欲蔑佛。儒猶不敢毀也。吾以為太極儒家也。既反其宗。安謂不毀其教乎。且毋論舜文周孔。入地獄等語在文林。尤可切齒。只見寔義第二篇。有云。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。纍纍數千百枝後。為西儒以正理辨喻。以善行嘿化。今惟天主一教是從審此語。灼見夷心橫恣。月中豈直無佛老。抑亦無周孔矣。未幾果有周孔入地獄等語。察夷言之浸潤如此。則夷心之包藏誠叵測耳。而蔓延惑世。多種譸張不止於是。其寔義首篇幾千言。竊三教理性無始無終六合不能為邊際等語。誕為天主嘵嘵萋菲並無一性三身之義。至終篇亦只言天主生於漢哀帝時。名為耶穌。亦無一性三身之義。厥後利氏既死其黨與猖獗于兩京。爾時憂世者皆惡其左道惑眾。累疏劾駁如沉宋伯三參中有云其術之邪鄙不足言也。據其所稱天主。乃是彼國一罪人。誠不足辨也。又有云。豈有上帝化為胡人。胡人釘死之後復返為上帝乎。又有云。以天主降生為胡人。豈降生以後天遂無主乎。夫夫也可謂有識矣。彼夷自知情偽敗露難以欺人。遂著遺詮一冊。竊佛典一性具三身之義。謂天主有三位。一位名罷德肋。二位名費略。三位名須彼利多三多。第二位費略雖降生為邪蘇。而罷德肋猶在天。將以遁逃上帝化為胡人。胡人返為上帝。天主降生以後天遂無主之詰。夫天主寔義。正著明天主之義也。豈天主有三身。利瑪竇不著明於前。尚待其黨與遺詮于後耶。則其隨時變幻遁逃情偽斷可見矣。不然天主之說果真。則自降生以後當親口宣揚。及彼輩之來我土。惟飜譯親口所宣之經。以示吾人。是其急務。何最初無一字將來。待二十年漁獵我土經書東瞟西竊。然後杜撰。而降生之謬又被人東貶西駁。然後以三身為躲竄。此何為哉。如是則扭揑穿鑿不特遺詮寔義。雖汗牛充棟可類推矣。聞人樂其譚實。吾以為過譽。所謂實者莫尚佛典。佛典說三身之義。只明當人自性。非如彼夷之扭揑穿鑿也。夫三身者清淨法身性也。以性清虛無物故。謂之清淨法身。圓滿報身行也。以性虛靈

具足一切故。謂之圓滿報身。千百億化身用也。以性虛靈能感通萬事故。謂之千百億化身。是皆不離自性靈通而已。然詳言之三身。約言之體用。葢性即體行即用也。即質之中庸云。君子之道費而隱。費用之廣非千百億化身而何。隱體之微非清淨法身而何。周道如砥。百姓共繇。第此日用不知。故聖人先覺就其自性。而提醒之云。自性具三身。君子之道費而隱。苟悟自性即了然矣。今夷黨竊之以護天主降生之駁。謂天主有三位。一位名罷德肋。謂罷德肋照已而生費略。既生費略。與費略互相愛慕。共發須彼利多三多。又因須彼利多三多之功。以血體造成耶蘇之身。即降生于西漢末年。如此妖妄怪誕。所謂惑世誣民莫此為甚。試以自性體用之道詰之果孰是而孰非。孰邪而孰正乎。且就邪書以問彼云。罷德肋既是第一位天主。照己而生費畧之賢可也。至於生亞當厄襪為人類之始祖。何不更推一性一能以與之共。而乃賦以頑梗之性。父命不遵不靈之魂被魔作擾耶。夫費略與亞當厄襪。均是罷德肋所生。則均是罷德肋一子也。安有一子之中不惟有親踈而有憎愛。豈全能大公之天主尚且有憎愛之情僻乎。不特此乎。彼夷不悟萬物一體故。揣摩有天主以生萬物。遂以天主之性不同人性。人性不同禽獸性。謂禽獸之性本冥頑不靈。然饑知求食。渴知求飲。畏矰繳而薄青冥。驚罟網而潛深澤。或反哺跪乳俱以保身孳子。防害就利。與夫靈者無異。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。此荒唐之說。諒有目者莫之或欺。試觀大地禽獸。何其蓁多。饑飡渴飲防害就利。何其蓁紊。若一一必經嘿教。吾恐為尊主者縱有全能全智。亦未免萬方照顧終歲翹勤又何其數數不憚煩耶。此不能盡自性以盡人物之性。故不知人物同靈原為一體。至錯謬乃爾。且禽獸之靈不止反哺跪乳保身孳子而已。如巢者莫不知風。穴者莫不知雨。知風知雨不可謂無知也。有知不可謂無靈也。倘云必有尊主嘿教之。則徃徃大川深澤之際被暴雨源流。橫屍遍野。誠可憫矣。或舟過江湖被狂風覆逝。或葬魚腹。或暴沙礫。何其慘也。尊主何不默教之以預防乎。若舍諸人而教禽獸。則天主似愛禽獸而不愛諸人耳。豈理世哉。且彼籍嘗云。天主生禽獸無非以為人用。然既生禽獸以為人用。則矰繳之儸不必教其薄青冥。網罟之人不必教其潛深澤。天主並教之如此。則又不愛人而愛禽獸耳。何諸天主之顛倒錯亂竟若此乎。噫彼夷之誣天誑世。罪莫大焉。其種種妖妄。種種變幻。令人不深恨。不痛絕不能已也。

〇為翼邪者言

霞漳釋行元

葢嘗思之。吾人以魁然七尺之軀。峩而冠華而裾。推尚義文。誦習周孔。卓乎宇宙之中。藹焉民物之上。其自任也。品格亦既崇且貴矣。而所以葆夫崇且貴者。本性極為靈明。[聯-耳]毫燼然不染。故當其世而有邪學偽造之徒。鼓煽於天下。則必立昌言以熄之。不大灰其焰不止也。宗正教以排之。不盡遏其源不願也。凡此皆以行大道為公之心。擴萬物一體之量。夫然後續之先德而有光。綿之後禩而無弊也。夷人利瑪竇自穰航數萬里而東。倡天主教。於我中國。所述實義八篇。大都皆支離孟浪不經之說。決裂心性。傾越典墳。熒擾黔黎。凌欺佛祖。謗儒家之太極。蔑三教之綱彝。其蠹害固不可勝言。其為詞亦不屑齒論。然而恒情樂玩。邪見易薰。徒安厝火空泣亾羊。殆非我中國君子防邪衛道之苦心。民饑民溺之素志。惟是朝乾夕惕。悉抱蟻穴鼷社之憂。憂之愈深。言之穹切。牽林總之群而共踐景行。激節操之英而合佐公議。則彼腥羶小蠢輩。敢洶洶亂我大邦者。勢不久而自絕而人心道統國脈。亦庶乎免狂瀾矣。獨奈何夷族之講求瞻禮者。我中國之章絕也。夷書之撰文輯序者。我中國之翰墨也。夷類之設為景教堂者。我中國之画軒華棟也。遷喬入幽用夷變夏。噫嘻嗟哉。是尚可忍言乎。今試執三尺之童。而紿之曰。汝盍拜犬豕。童子猶耻不受。而况以堂堂鬚眉。覲瀆夷祀。亭亭脛骨屈折夷徒。生平佩服之謂。何一旦而淪胥乃爾。賈生若在。吾不知其涕哭幾多。且又為之飾辭設喻。竊取外史儒謨一二彷彿者。代為券曰。是皆明天主者也。實有天主在。而可信可畏可格可斂者也。夫苟寔有天主在。則開闢已後諸聖億萬言。何獨言天。而不言天主。豈諸聖不知抑果知而反秘之乎。而苟謂天主降生於漢哀之時。則莫大靈奇。閭巷歌之。簡冊誥之。歷五代唐宋以來。須聞有天主之名可矣。何古昔無傳而今反創見之乎。抑又謂天主受十字刑架以死。請代兆民贖罪。則天主死矣。縱爾靈魂不滅。祇一橫架厲祟。何能超百神而獨為民物主。更以不能修德徒然委置其身。恃此教化大體安在。斯其理至明。其說甚舛。凡百君子所宜察焉。而不可輕信者也。即使盜我佛家三身之說而謂天主能化生還其本位。亦置之勿問。但根源有差。多與中國正教相背戾。設或身遭其毒。便自焦胃潰腸。又凡百君子所宜嚴閑焉。如火之燃。如川之沸。如狼魅之暴者也。而反左袒彼夷者胡為。此余所以不咎天教之行於中國。而深咎中國之人行乎天教也。余固深咎中國之人行乎天教。而尤痛咎行天德之人叛乎正教也。正教叛而天教行。禮義文物之邦何異侏儷左衽之俗。吾恐邪黨盈途蠶食日眾。將乘虛以逞不軌之謀較若覆掌之易。語云。聚蚊成靁。積毀銷骨。詩曰。肇允桃蟲。拚飛維鳥。古來人一言半句。所以懲戒我人謹始慥終者。寔有取于茲焉。迄今聖明馭世。合國朝宗。梧鳳萋雝。弓櫜矢戢。是願

一切上中下士勿利言是聽。勿利輩是從。排之熄之以維不死之人心。紹未墜之道統。培長存之國脈。固其宜也。否則睨見雪消。自貽伊戚。一汙青史。萬古凄凉。悔奚及哉。悔奚及哉。幸藉此毋忘長慮。

○代疑序略記

武林楊彌格。襲瑪竇之唾餘。恢耶蘇之誕蹟。刊著代疑篇始末二十四條。而凉庵子者復為序云。凉庵子不知何許人。想亦彌格之流也。其行過當。其言甚詭。其心寔欲反中庸至正之道。而暨挽天下以鉤奇索隱之術。曰道之近人者非其至也。及其至。聖人有不知不能焉。一翻新解必一翻討論。一翻異同必一翻疑辨。然後真義理從此出矣。余以為道之近人者。乃其至也。不偏不倚易知簡能。凡日用飲食之間。鳶魚上下之察無適而非道。無在而非真也。是故目擊而道存。指掌而道喻。子曰。道不遠人。人之為道。而遠人不可以為道。葢明吾人具足之理觸處如如而非鶩遠之之謂耳。即我佛於法華會上亦曰。是法住法位。世間相常住。葢直指天地萬物各住其位。而世間現前之相。即出世間常住之法耳。悟此常住之法。便知道不遠人。信手隨拈全真獨露。覿體迥然。超聲越色。無新無舊。無異無同。無悟無疑。無真無偽。即欲覓其纖毫差別之相。究竟無有。然則聖人有所不知。知之至也。知至而不著於知。聖人有所不能。能之至也。能至而不假於能。豈如彼云不知不能。聖人必以求知求能乎。并如彼之求知求能。將離易簡外以求之乎。至於正疑妄疑譽我詰我等語。是又不自坐其非。而異喙橫言以掩夫疑者之不必疑也。緣畧之而不復贅辨。

○誣經證略

天學證符一書。儒而名者所作也。余始聞之而未敢遽信也。葢習儒之學者。精儒之理。是非舉動斷不苟焉已也。或者狡醜夷徒浮藉名色。以誘惑愚民。未可知乎。迨親閱其書稽其寔。而信作之果出於真者。廼不覺掩卷拊心。而深為長歎息也。夫以吾中國孔孟之道。中正為幹。仁愛為根。繼往開來致君澤物。巍巍朗朗如兩曜之環霄。毀不得。護莫及。此經傳所以流宣乎古今而為萬世法也。然其中之言帝言道言學言命者。種種不一。總不外。據其理之所是心之所主。而歸之天已矣。未嘗於理外別措一詞。於心與天外更尋一主天者也。彼狡夷母論已。惟此中國車書倫物之區。高巾而博帶者。儼然聖賢之遺風在焉。是焉可以聖賢之什取為夷教撰解。曰帝者天

主也。道者天主之道也。學者天主之學也。命者天主之命也。至格天亦即格此天主也。事天亦即事此天主也。敬天畏天亦即敬畏此天主也。獲罪於天亦即獲罪此天主也。嗟乎斯言若當。孔孟宜推尊而先言之矣。抑豈吾人之聰明。吾人之睿智。有過於孔孟者乎。故觀彼之證時習章也。曰東海有聖人焉。共此天學也。西方有聖人焉。共此天學也。樂遠方之朋來樂天而已。非樂與我同也。誠如所言。則東西聖人無不學天主之學。而尼山樂意祇是樂天主之樂也。此為誣聖之說也。又觀彼之證異端章也。曰普天下惟天教至真至正至大至公。故遠近同遵無異也。外此諸端雖持論操術極靈極變。皆異也。誠如所言。則三教鼎立奕世昭垂。諸聖君賢相名公哲士所欽崇所隆守者。悉異端之徒而獨彼之奉天主者為正也。此則蔑教自驕之說也。又觀其證言善章。曰歷看不奉天主者死候都發狂哀號。而虔奉者之死候。言語色貌都安善也。幾曾見世間人死者盡發狂哀號乎。倘以為不奉天主而致之使然。則從來生民幾多不聞有天主。而死候安善又何如也。此乃嚇頑民之說也。甚且證天主為人中一大父母。其惡薄者必受譴於大父母也。吾人始祖所自出之帝謂之天主。昧天主教者即昧禘之理也。聖學之有矩即天教之有誡規。志立者志立此誡。不惑者不惑此誡。至知天命則直洞夫天之主宰而惟命是從也。更證云夫子之禱久。是以天地為不必禱而自有嘿禱焉。非蒼蒼之天也。曾子之啟手足。正欲門弟子知其安穩不忙亂而免墮地獄也。顏淵喟然之嘆。必有允可瞻仰。至賢無瑕者為最上之主。而非歎道歎夫子也。孟氏之萬物皆備。以為非遵天主之命。不能罄物我同歸于仁也。如斯判合乖亂不可勝數。揣其意蓋真視天主為寔。有不難降心以相從。而益恐天下後世疑其學于儒者學於天主。不得已借聖賢之什以明其相符。謂學天主。即學儒也。又恐天下後世背於天主者學于儒。而剛然以聖賢之什證天教之相同。謂學儒者不若學天主也。名教干矛刺胸可畏。率獸食人莫此為甚。非惟儒家當之而怒目切齒。即我釋氏計之亦為痛膽傷心者矣。余於是不列其姓氏。而特揭之曰天學證符一書。儒而而名者所作也。亦以見世間儒者果有如是人也。

○非楊篇

凡從教者必先具乎真正之眼。而擇其不二之宗以為因。論教者必先究乎本然同歸之理。而不可泥其辭以啟將來之謬。如我佛世尊降生於毘藍園中。指天指地周行七步。目顧四方曰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此蓋當陽指示吾人之本體。各稟夫惟我獨尊之旨。乃至一切物彙。萬種千差。莫不皆然。所謂今古常如物我靡間心佛及眾生三無

差別也。彌格子不悟中意。躍入利氏之圈妄執我佛之唯我獨尊。謗我佛為抑人尊己。迷錯諸訛病根全伏於是。繇是推之而知彼所謂造化萬物一歸主者之作用。唯我獨尊之義未透也。生死賞罰偏係一主百神不得參其權。唯我獨尊之義未證也。物性不同人性。人性不同天主性。唯我獨尊之義未徹也。西教不斷腥味。更無禽獸輪廻。唯我獨尊之義未貫也。其餘膚見臆說紛然雜出於其間。總於唯我獨尊之義。了無交涉也。是奚足與論我佛之道哉。若夫裝潢七千餘部。書笈見頓香山[泳-永+粵]云云。此益見若輩之狡。欲邀天朝群輔之心一旦相應。而以白馬駝經之故事。迎取而翻譯之。然後遂其謀以放恣。使海內貴賤賢愚不信唯我獨尊之旨。相率共祀一天主焉。而我佛四十九年之真詮。必至於集焚經臺而始快也。噫我佛以正法眼藏囑付國王大臣肆今琳宮永飭貝葉流輝。彼縱毀磨何傷何害。徒自作闡提之逆種鑊炭之臯魁耳。蕭瑀有言佛聖人也。非聖人者無法彌格有焉

○緣問陳心

或告曰。天教之行非諸人咎也。禍端有繇來矣。夫善戰必俘其首。斬草務芟其根。今觀吾子之言似于夷畧恕于我輩甚刻者。得不過激而招惡與。余瞿然曰。君盍知夫立言者苦心乎。情切者聲哀。理直者氣壯。此離騷孤憤諸篇古人所以發也。雖然吾正恐其不知惡也。試知惡則必積久生疑。思夫己之被駁者何事我之駁彼者何意。痛而悔悔而返。返而復初心以還大道。料亦勢之不可必者也。即或未能如是。而吾樂受惡之懷。猶可白於人世間有人焉。起而代為推窮思夫我之駁彼者何意。彼之被駁者何事。諒有知子懷之大不忍者。則即此已相期大道而不為若輩所撓。是又惡之不可無者也。曰方今夷黨滋蔓。人心鼎沸。巨廈非獨木之支。輿薪非杯水之濟。豈子一言能肅清群惑哉。余曰從來邪教難可久居。理語易以服眾。縱貿資不顧吾言。獨不有天下公論在耶。公論一日在天下。夷輩不可一日在中國。夷輩不可一日在中國。當事者不可一日無吾言也。所以誅左集許先生末篇云。伏願嵩目時艱之大人豪傑。憂深慮遠如艾龍等。或斃之杖下。或押出口外。疏之朝廷。永不許再入。復悉毀其書使民間咸知邪說之謬。祗此數語寔愜予心。然則余言固得已哉。相彼飛蟲時亦弋獲。安敢以未必肅清之念。箝其口而首鼠作活計也。曰天教之行也。賢智凡愚各居其半。子似恕凡愚而刻賢智。將謂凡愚者不足為世病耶。余曰非謂凡愚者不足為世病也。對賢智而若輕耳。夫凡愚昧理者也。昧理而媚之。畢竟是貪賂所使。賢智明理者也。明理而趨之。雖罄竹決波何能以窮其罪。大抵舛天下非常之

事。駭人世不有之奇。定非一二庸駑者所能希圖萬一也。曰聞子之言而識子之意。切且盡矣。第子等為佛徒。而察察以譚世之汶汶。母乃不循本分而執人我見乎。余曰人我見空吾人平居固爾。然當法城被敵之秋。自不得不仗義勇以前驅為折衝營壘地也。譬如君父有難。而臣子能恬然無所慮者。此必無之理矣。故我漳天香黃居士。托以歌謠行國之思。籲控于天下名師碩德之前。蓋深冀天下之名師碩德躬推而量破之。俾若輩望風旗靡群立赤幡之下也。余不揣敢以螳臂纖纖。聊效輿輪一擊。亦欲冀天下之名師碩德。及縉紳君子相與躬摧而量破之云者。則佛恩報而帝治隆。聖教尊而人心正。曾謂不循本分而專察察為月旦之評哉。子言過矣。或曰吾過也。願協鳴鼓以從事。

○燃犀

莆陽釋性潛

武林楊彌格附西夷天主教。著代疑篇內。有答佛繇西來歐邏巴既在極西必所親歷。獨昌言無佛條云。始緣帝王托夢。宰相貢謏。差去使臣。奉君相意旨。何事不可崇飾。取至番文誰人識之。以意翻演誰人證之。蓋自蔡愔秦景用白馬駝回。虛恆譎詐而百端偽妄。已潛伏不可究詰矣。後此途徑漸熟。知術漸工。又襲老列清談之餘。五胡雲擾。六朝偏安。無明王聖主擔持世教。處士橫議。邪說浸[泳-永+(瑤-王)]。助其瀾者便立取卿相。遂爾轉相效尤云者。
夷黨此言直令人指髮裂眦。必須磔撲而後甘心者也。蓋所憤者非憤其言無佛也。佛之有無不須與辨。以佛非小兒之輩所能毀謗而遏滅之者焉。所深憤者辱我君相耳。夫自佛教入中國。佐化導慈廣德濟物。雖幾經沙汰益見顯著。而列朝　帝王親悟至教。卿相親徹宗猷。傳燈所載非止一二。迨我　皇朝聖祖高皇帝。更加寵錫以及神廟聖母。迄今上皇帝下之公侯卿相。皆欽祖訓。尊崇像教。頒賜名山以翼至治。何物醜夷乃敢謂自古及今。無明王聖主。而公卿大夫相與奸佞。此其肆言無忌藐視我大邦。貶斥我王公。而中國狡徒復敢為助揚簧惑。正孟氏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。且彼言佛經為番文而無人識。飜演而無人證。殊不知漢明帝乃太平英睿之主。而蔡諳秦景亦非諂佞宵小之臣。白馬馱來高僧翻譯。公卿贊襄。歷歷可據。而夷黨謬指為昏君佞臣惑偽而不足信。其誣謗為何如哉。即如所言天主之教亦係番文。不過利瑪竇影響我國之文字私為翻譯。我國之人亦只依瑪竇而信之爾。況其意義不通。陰竊附而陽貶剝。是豈出於朝廷公府士大夫所共演者。光明正大之書以為偽而不足信乎。出

于瑪竇一人之私理致乖舛。詞章鄙匿反為足信乎。噫附夷矯夏法所不赦。以邪亂正理所不容。尚可與列衣冠者伍。俾之得肆以逞也耶。

代疑篇內答十字架威力甚大萬魔當之立見消隕條者

嗚呼此輩情甚狡猾。反成若此之愚者何也。夫耶蘇受十字架之重刑以死。想不過一斃獄之厲鬼。或其強魂不散如阿修羅者流。亦能作威福於一方。一遇正直者自然匿迹。復指誰為魔。而令之消隕哉。乃駕言十字架為極苦之刑。耶蘇為人贖罪廿心當之為至德。故圖其形以祀之。夫苟至德則圖其未受刑之容貌衣冠儼然儀形。令人瞻仰有何不可。何必作刑囚之狀以招物議乎。且與其以身受罪而贖罪為至德。孰若以德化人無罪為至德乎。無其德以化處其身於刑非仁也。以十字架立表彰君之惡非義也。披髮裸體狀成鬼蜮非禮也。斃身贖罪何異從井救人非智也。無仁義禮智之寔假竊仁義禮智之言欺罔人民非信也。五常不具。犬豕為心豺狼為性。則犬豕之邦事之以犬豕。而事犬豕者宜也。乃欲倡之以欺中國耶。且言逆耶蘇者必罹橫禍之災。此是恐嚇愚人不敢不事之術耳。使果災禍立至。則萬曆四十四年。被臺臣奉　旨拿禁毀其廬。逐其人滅其像。何嘗有分毫禍患于其間耶。邪不勝正。間或邪魔得逞。皆以人心自信其邪。而邪從內發。豈真刑囚能禍福我乎。

○拔邪略引

蘭谿釋行聞

按天學邪黨代疑篇首謂。氣無知覺。理非靈材。若任氣所為。不過氤氳磅礴有時而盈。有時而竭。有時而逆。有時而順。焉能吹萬不齊。且有律有信也。即謂之理。理本在物不能生物等語。嗚呼此皆識心測度認邪作正。執斷滅因自矜為智。而恣其不本之說也。殊不知氣乃萬靈本具之元。彌乎混沌之始。純是一真之體。靈通不息。遂有動靜二相。以動靜相生剛柔相濟。分輕清為天。重濁為地。曰乾成陽。曰坤成陰。而二氣交徹融攝名曰法界。是無相無名之本元。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。所以易經備載。六爻變動有陰有陽有剛有柔。合乎人心明乎德化。故曰元亨利貞乾之德也。始於一氣。常樂我淨。佛之德也。本乎一心。專一氣而致柔。修一心而成道。庶幾順性命通幽明。別邪正辨是非。盡事盡理而顯其開物成務之道也。孔子得其本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孟子得其本曰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。塞乎天地之間。而邪黨不明本元一氣之理。以氤氳磅礴逆順盈虧等相。取量于氣而謂氣無知覺。理非靈材。余故斷彼執生滅識

心測度理性。誠邪見外道也。而反謬說理本在物不能生物。然理既不能生物。除汝識心分別之外何者為物何者為理。且夫物之未成也。必良工巧匠以理推之始成一物。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。因理而成物也。物成而理顯。理若不推物亦不成。理成物物顯理。理物渾融。不二之道曉然明矣。邪黨迷元背理。必欲歸功于天主漸至易俗敗倫滅絕正見。嗟夫文物之邦堂皇之士。讀孔孟之微言。一旦欺聖明而佐狡猾者。必自楊彌格始。吾知自取誅戮淹沒有日耳。

原道闢邪說(尾)

此書因外道天主教。排三教聖人之至理。而獨排佛更尤甚。至於焚經滅像非僧毀廬。靡所不至。凡為釋子當念父母之讐不共戴天。况佛祖恩德逾於父母。縱無錢鈔賣其衣。單請去流通不為分外。或勸人刊[刻-人+く]。或置各處庵院。或於村落廟宇。與天下人共見以知其邪謬。據理而驅逐之。則報佛祖之大恩。維持三教之道統。固為賢行衲子。在於名教永遠可稱道也。砥柱正法功莫大焉。

跋

嚮余輯闢邪管見錄。以問于世。適有同盟。見示原道闢邪說一卷。受而閱之。則明費隱禪師所著。而議論正確。辨難痛快。可謂妖徒頂門一針矣。余謂甚矣妖徒之覬覦諸邦也。以利啗人。以術誘人。千態萬狀。眩奇逞姦。黠智狡猾。靡所不至。一經禪師喝破。真如照妖鏡之射物怪。古昔有外道。或斷滅忠孝之道。或撥無因果之理。怪誕不經。鬼辨誑人。於是乎我大雄氏崛起西天。而翻狂瀾。涮法雨。不啻雷霆之啟蟄。今也人心喜新。世將趨澆漓。於是魔風盖熾。寒灰再燃。我仁慈之道殆為道所侵辱。悲夫。是余之所以翻刻此書。而伸禦侮之一臂力也。

辛酉仲春





把憂道人題



澤德基書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